

七色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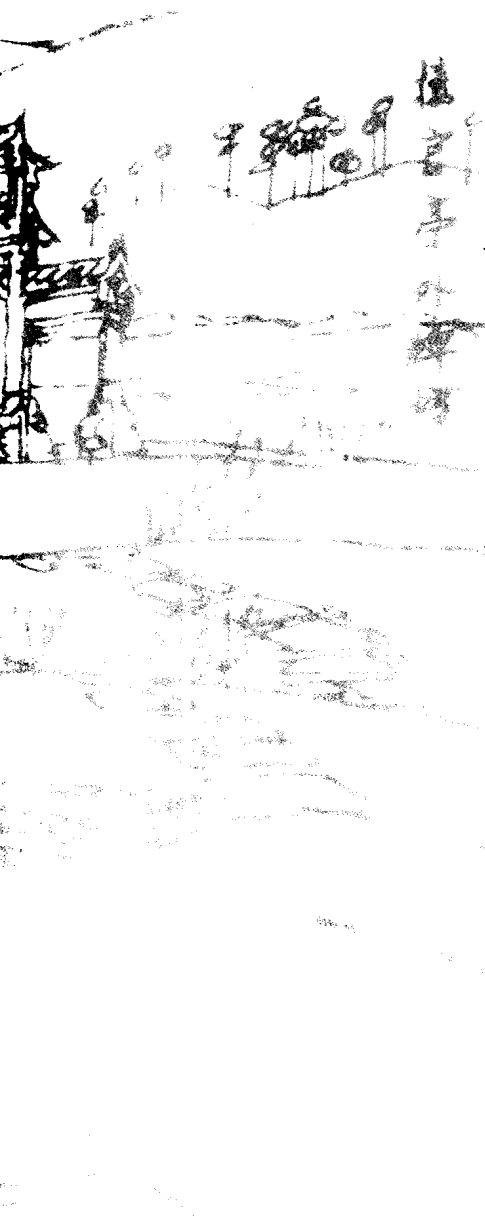
沈从文
别集



沈从文外傳

沈从文别集

七色廳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色魔 / 沈从文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(2002 重印)
(沈从文别集 / 刘一友、向成国、沈虎雏编选)

ISBN 7-80520-344-X

I. 七... II. 沈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③古体诗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150 号

编 选 刘一友
向成国
沈虎雏
责任编辑 夏剑钦
封面设计 胡 颖
封 面 画 黄永玉
封面题字 张充和

七 色 魔

沈从文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960 毫米 1/32 印张: 7.625

字数: 120,000 印数: 8,001—14,000

ISBN 7-80520-344-X

1 · 193 定价: 8.40 元

(全二十册)套价: 1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邮购地址: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(410006)

邮购电话: 0731-8885616 (购书免邮资)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

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□从文“文革”书信选

给程流金一家…………… (1)

绿 魔…………… (13)

黑 魔…………… (48)

白 魔…………… (63)

青色魔…………… (74)

赤 魔(存目,编入《雪晴集》)

橙 魔(存目,编入《阿黑小史》集内,
题为《神之再现》)

昆明冬景…………… (92)

云南看云·····	(100)
烛 虚·····	(109)
潜 渊·····	(144)
长 庚·····	(151)
生 命·····	(159)

知识阶级与进步·····	(163)
中国人的病·····	(170)
读《论英雄崇拜》·····	(176)
穷与愚·····	(192)
怀昆明·····	(201)
北平的印象和感想·····	(209)
学鲁迅·····	(219)

喜新晴·····	(223)
双溪大雪·····	(225)
拟咏怀诗·····	(229)
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·····	(233)
西 村·····	(234)
漓江半道·····	(235)
下山回南昌途中·····	(236)
庐山“花径”白居易作诗处·····	(239)

□从文“文革”书信选

给程流金一家^{〔1〕}

——1976年10月于苏州

流金、宗蕖、小妹：这次来上海一住十天，不免把你们大小安静生活秩序，完全打乱，忙得团团转。特别是宗蕖和小妹，为我而忙，心中实过意不去。或天不亮即上菜市为副食品而战斗，或陪同我上街买这买那，既费事又花钱不少。我回到苏州，已简直像个“运输大队长”。出站时，虽近于经过“武举”考试，勉强及了格，依然不免受老伴小小谴责，说：“大吃大喝不算，还好意思带了这么大包小包回来，真像是前清抚台巡月！”过去抚台出巡，府县必大办招待。一大群随从官吏，不仅把好吃的吃个精光，临上路，还照例把

〔1〕 程流金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。

府县从当地豪绅大富人家临时借来的陈设房卧一切，也一捞而光。我这回却采用“走单帮”方式搂去那么多！事实上，坐在我位子对面一对壮年夫妇，就早已估计到我是个“走单帮”的老头子。可是听到我和小妹用普通话对白，开车后，和我聊了几句闲天，便认定我只是南来不久的“北京佬”，是用“做巡抚”的办法“走单帮”转回苏州。所以快到站时，便安慰我：“只管放心，先到车厢门口等待下车，再到窗口来接包包。”我一一照办，他们为把几个提包从窗口放下时，知道分量不轻，还充满好意说：“老先生，没有人来接，我为你提过那边站口吧。时间早，车一时还不会开！”我当时不好意思麻烦人，故作从容的等下去。看看站上人快走光了，车还不开，车窗口有上百双闲着的眼睛看我“过考”。一面试照小妹方式，把主要的搭到肩上去，另一件提到手里，开步走时，虽记住王辛笛说我还“鹤发童颜”，事实上，在众目睽睽欣赏下，肯定是“相当狼狈”的。如宗津恰好同车，为从后面作个速写，那才真正“动人”！

这次南来，有机会和你家四人在一起住这一阵，也可说是近十年格外高兴的事情。特别是

眼见到宗津作画妙手通灵处，真是“笔下有神”！至于小妹的旺盛青春生命，在接受新社会的人事教育，面对“现实”得来的种种，从近于绝望的压抑下，对客观存在感到“无可奈何”，但是在摔不掉、摆不脱的情形下，还是忠于职守的去接受。矛盾重重中，青春生命的火焰，可还是燃得旺旺的。总的说来，“接受”和“抵抗”共同存在，正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“教育”。在这份教育过程中，会使得她生长得比我们所谓“二十年代”、“三十年代”的人，肯定更扎实得多，也中用得多的！这是一种新的最可爱的典型，我见到过不少，多相似而不尽同，对我也就是一种教育！这应当说是最足以寄托“社会转机”希望的典型！比我们二十、三十、四十年代社会教育下生长的人，受的压力还直接而沉重，可是抵抗性、免疫力，因此一来，也比我们强得多。我深深相信，这一代人可做的事情，可负的责任，也必比过去大而过若干倍。应该永远鼓励他们有“向前瞻”的勇气和信心，把身心锻炼得健康而结实，培养出“破藩决篱”的“冲劲”和“韧性”，才是道理！我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，虽因即早就下了改业的决心，明白所搞的老一套，已失去应有的意

义，只能改弦易辙，从另一方式的工作里，作些新的试探。希望剩余下的一部分生命，也许还有可能做点别的事，既配合得上社会需要，又可维持得住个人的独立思考惯性，又不至于受过大干扰而失去安全。所以从五二年起，即或有种种机会，回到过去本行中去，且明知只要乐意去，“生活”和“社会位置”即刻就可得到改善。可还是乐意放弃了“作家”的空名，与由之而来的种种实惠，用个“破甑不顾”老办法，不折不扣的在冷清清的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“说明员”。学习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也用的是一个笨而可悯的方式求证！这种新的考试，看来是近于得到了通过。但客观的种种变化，却越来越剧烈而倏忽得出乎历史规律。所以我的一切努力，从总理故去为一道线，也许又将近于“完全失败”，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显明。所以看来最后这五几年可用的生命，也许还得作第三次改业的安排，亦早即料想到的意中事！熟人必又觉得可惋惜，我却只是“来即接受”。独轮车终究只能当独轮车使用，配合不上社会变化，是必然而非偶然！更新的明天，说不定又会在“人弃我取”意义下，在所有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“作家”，为种

种原因全失去了用笔热忱和作用时，我却为了“明天”，或许会重新用个近廿五年从年青人给我的教育、启示、来重新考虑如何安排一下这五几年生命的！因为求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，似乎即感觉得还有些新的责任待尽，也可尽。尽管到头来，还不免是一律“报废”，可是并不因报废而失去这点永不失去的童心！

你家小弟的事情，我回到北京时，将先给支同志一个信，问问他所主持大生产社情形。弄明白情况后，就和他商量个办法。凡是他力量能得到的，一定将和照料关心小龙小虎一样的去处理小弟工作。至于我回京日程，本已定于十月内，据最近十五号北方来电、信，曾提及大震的可能性，还是占上风。或在最近发生，则只会到五六级。或在今冬明春，又或在明年某一时，震动将更大些，中心也将向北京附近百十里移动，以暂缓北返为合理。在这里住下，安全感当然较多，但一考虑到一些待完成、待进行的，早已排定，要争在一二年内完成的工作，总觉得与其留在这里，一无所为的过日子，还不如守在我那乱糟糟的作坊里继续工作，比较心安理得。工作尽管是近于报废情形下，还是要进行的！如上面规

定的震情预报“人必集中”的办法对我有些伸缩灵活处，因年老而不必集中到日坛或农展馆，事实上我是乐意和那个小工作室中所有共存亡，且认为十分合理的。但为难处在说服兆和。她已正式退休，和小孙女不妨暂留南方为得计。我是终生不必退休，且不限以一定形式的上班工作，行动也不受拘束，正因此，我得从“做公民责任”出发，赶回去，和六百万市民接受共同的明天任何震动，是当然事情。难处在说服老伴，使她对我生活放心，不要以为我个人毫无生活能力而担心，就对了。最难通过，也许正在这一点上。所以初步设想，十月末若还回不去，大致就只好把一部分在收尾或进行中的材料寄苏州，继续进行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但一系列工具书和有关资料不易转移，若真的北京大震一次，作坊里的一切在瓦砾堆中报废，也等于生命报废，这么活下去，可说是真正可怕的。在这里，附近公园里每天大清早即有大几百人，至多不会过六十岁，都自得其乐的打拳练功，或喝茶，用小笼包子作早点，日子过得从容十分。我总觉得是十分可怕的。我哪里会用同样方式做“逍遥公”消耗这仅有几年生命？总得想办法得到合理解决！

还盼望小妹和宗蕖为费点神，把上次从巴金家捎回的一些新印旧书，为分别用印刷挂号办法寄过苏州。附寄了五元邮费，上次在申古籍书店楼上（傍近收款人那一列摊出书）买的有关苏州织造材料，似只二角一册，十分有用。望便中再为买四五本，似得你从学校有介绍信才可买到。费神极感谢。国内搞古绸缎的跟我学得较好的只三五人，拟各送他们一本。他们极有用。另外一些新书和翻译小说，小妹已看过的，也盼能为寄来。因为这里有五个过了二十岁的女亲戚，多在乡下蹲了五六年才返回，有的还不算正式回来，或分配到成衣业，或转入工厂，一生将在二级工的位置上不易改动职业。唯一可用的业余时间，除了看点学习材料，就是搞搞家务。大多数都只能看看小说过下去，不容许有任何突破现实限制的幻想生根的。家里多是办教育或在大学、科学院工作的，可不容易得到几本有真正教育作用的新书读。从旧译文中想办法，如十九世纪的世界名著译本，也无法得到。读书或学习条件，比起小妹来，就差多了。我正在为想办法，从这方面来给她们打打气，但是可能做的事，尽的力，却未免太少！

* * *

这信写了好几天，因为被亲友拉去看了一回桂花。太湖边真正够得上叫“果园乡”的窑上的桂花。正当摘花时，有千百男女老幼正在忙到摘桂花。一个山接一个山，在阶段整齐的花树下工作，估计能及时摘下的，还不会到十分之二三，其余都不可免随同一夜小雨而重归泥土。桂花栽得并不太密，可是在盛开中多已把压得弯弯的树枝挡住行路人，无法通过。真是一生奇观。另外又看了一回荆直保圣寺的泥塑，大约是五代时作品，水即近宋式，非唐式法。天气好，在小市镇上吃得也很好……这么几天中，北京传来的新消息，和苏州市几条大街上的反映，对这次初初听来如“突然”，其实却是“必然”的新问题，把我们所想象的几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。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。我们的国家或许正应合了《易经》上提到的“否极泰来”。把我在前信中为小妹等设想的明天，一下子全改变了。倒反而不免重新感到一点“杞忧”，就是更新的明天，要把青年问题由国家来处理得更合理一些，恐怕还要有些周折，折腾，甚至于还不免要受某种封建意识形成的习惯所影

响，所干扰，走几年弯路，使年青人在希望中把青春送走。所以有些事，比如学习，有待于自己来解决的，看来还不少。旧的障碍去了，新的随之而来的“看不惯”，“受不了”，使人消极因素还是要培养“破藩决篱”的“干劲”和“冲劲”，才能加速促进社会合理化的进展。北京熟人来信说：“新的明天对于你的工作会感到需要，是明确的。”可是我自己却以为第三回改业，也因之提出了“更有必要”的证据，能照所拟想的做去，可用时间虽不怎么多，可做的事或更配合得上明天的需要。这只看看今天对青年的“学习对象”的提法，也可看出，“于无路处走出路来”这句话，尽管出于鲁迅之口，是不会特别提出鼓励青年一代真正大胆走去的。

这些日子，在上海或北京，能接触到的，感觉到的，必十分多，盼能把无忌讳的琐琐小事告告。苏州地方似乎也是“四人帮”向南京进行捣乱时一个据点。但是活动的方式，将受到一定制约，不会比上海某一区还花样多些。习历史的大致都可从历史的进展中，早就看得出一个规律，即丑角倖幸，即或在任何新社会里，总还有的是种种机会向上爬，成为“宠幸”和“弄臣”，赫然不

可一世。且因“投鼠忌器”，听之为所欲为，使人缄口结舌，同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。可是这些丑角，却迫不及待的，在为人造陷井时，预先为自己也作成了更多的陷坑。又自信极深，以为如何如何，即可趁机会做更多的坏事，同时也是极其愚蠢的事情。但冰山一倒，终不免弄得惊惶失措，自招毁灭。“四人帮”的恶行，前后恰恰十年，这个历史规律却又在中国出现过一次。我们不仅由今可以会古，亦可以由古可以鉴今。社会尽管变得异常迅速而剧烈，这个规律还是值得好好学习。特别是从当前推测“明天”，如何改造人思想，仅仅学习主席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，还不容易真正触着许多人的灵魂中的封建意识的残余。似乎同时还要把学习如何做人，还要把一些乍看来早已过时，一作具体分析，却还特别有用的做一个现代公民所需要的基本原则，牢牢记住不放，学得深而又懂得透，他才可望对于某种巧倭幸进之徒的虚伪诡诈，不择手段的投机取巧的种种坏人坏点子，能有“鉴别力”和“免疫性”，国家的明天，才会真正有个崭新的面貌出现，使下一代青年活得更庄严也更合理，而不至于成为阴险狡诈的丑角，把一切待